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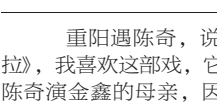
青浦。西岑镇。山深支路100号。这是上海市作家协会文学营的地址。

从热闹的旅游古镇朱家角往西，约十来公里便拐入了西岑镇，此时喧闹声已减了大半；再往南走二里地，就到了文学营，这时所有的喧嚣都已销声匿迹了。

文学营静静地坐落在南北两条河流之间，它们似乎都是淀山湖的支流。文学营是一个院落，有五排平房，朴素而整洁。最北面，河水一侧有围栏，里面养了鸡鸭和鹅，还有一个鱼塘。文学营的周围则是农田和村舍，参差

错落，视野很是开阔。我是深秋时分去的文学营，虽说已是秋风萧瑟，但院里的松柏依旧青绿，黛黑的屋瓦在日光下像是洗过一般。偶尔从空中传来几声鸟鸣，愈益刻画出文学营的静谧。

听文学营里的马师傅说，这个院落原是一所养老院，迁往别处后，空了下来，上海市作协得知消息后接过了



至情青衫

与此片同时播放的《记忆之城》，感谢创作者让观众知道日本鬼子除了南京大屠杀的血债外，还有重庆大轰炸，这些双手沾满血迹的人，却在东京审判中，很多罪犯由于美国操纵的审判机器而被放过。当时中国“弱国无外交”虽是战胜国，但仍无力，幸有梅汝璈、倪征燠这几位硬骨头的外交官，有些战犯伏法了，有些至今逍遥法外。

以上的片子使人惊心动魄，我想我们所谓有威望的导演要把心思用在人民大众身上，中国大地物博人民所受苦难也多，难道不能出伊朗马基德这样的导演吗？他拍出了《小鞋子》、《天堂的颜色》这样至情的戏，只要视角下移，深入生活找题材，不然只能被嗤之是好莱坞版的中国大片，却和人民离得很远。

我也看过拍农民工的戏，父子俩要不着工资，在火车上只能吃一盒饭饭，父亲把饭盒推给儿子，儿子又把饭盒推给父亲，这种至情，在大片中很少看到，关键是创作者要深入生活，坐在沙发里是拍不出好片来的！

去，改建成文学营。这真是选对了地方。文学营每个房间都很大，有暖暖的床，有盥洗室，电视、电话、电脑一应俱全，24小时提供热水，可以宽带上网，备有空调。整个布置并不豪华，如同一般的招待所，但干净安详，有了家的感觉。当我推门而入，坐到书桌前，期待许久的宁静一下子从天而降。如今，宁静已成了一种奢侈，烦嚣浮躁让人们静不下心来，而对于作家来说，宁静却是那么重要，因为体验生活可以是火热的，但写作需要沉下心来，需要安静的氛围，嘈杂中无法静静地思考，静静地运笔。文学营给了我难得的宁

静，在这个远离都市、没有各种纷扰和诱惑的地方，我触摸到了睽违已久的简单和纯粹，伴着风声、鸟声和鹅声，我渐渐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蓦然间重新回到了写作的状态。

文学营现有七个工作人员，都是当地人，也许怕打扰了作家，他们说话都是轻轻细细的，给你送开水，也是极轻地敲一下门。他们都很忙，一人身兼数职。比如马师傅，又是司机，又是厨师，每天一早就开了车出去买菜，

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的老照片中，有一张阮玲玉的半身相。这张小照不仅在早期和现有的与阮玲玉相关的报刊书籍中未见刊登转载，更重要的是照片底端印有“卡尔生照相馆 Carson Studio”字样的凸纹。民国时期上海照相业发达，仅1930年《上海指南》中记载的大中型照相馆就有47家，在这些影楼中，“卡尔生”不如“宝记”、“耀华”、“公泰”、“王开”那样出名，但他家拍摄的摩登仕女相倒也颇能见诸《玲珑》《中华月报》《上海画报》等刊物，而它与阮玲玉之间的一层渊源则决定了这两者结合的特别之处。

原来“卡尔生”的主人正是阮玲玉前夫张达民的兄弟。据说“前夫”其实并不确，因为两人属于私订终身，并无正式婚约。张家原籍广东中山，是个大家族，张父有妻妾九人，

从1529年到1828年的三百年间，除了克伦威尔之外，几乎所有的英国执政者对与自己不同的宗教派别都采取了镇压、歧视政策。亨利八世建立英国自己的国教，与罗马天主教廷决裂，把国内的天主教徒当成异端，关闭男女修道院718所，遣散僧侣、修女8000人，仅在其最后统治的8年中，被处火刑烧死的就有26人。爱德华六世沿用了亨利八世的这一政策。而接下来的玛丽女王则反其道而行之，通告全国恢复天主教信仰，重树罗马教皇的权威，把信仰国教的大批教士处以火刑，仅在她统治的最后4年里，就有300人被害，其中50名是妇女。连年已80岁的第一届国教大主教克兰默也被活活烧死。玛丽之后的伊丽莎白女王，又把玛丽的宗教政策全部废除，恢复国教，并对国内的天主教徒严加管束，同时对从国教徒中分化出来的清教徒开始防范和打击。接下来的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变本加厉地迫害清教徒，对具有自由思想的清教徒公开鞭打、戳刺面庞，挖去鼻子，割掉耳朵等，成为资

什么都要最新鲜的，打绿色牌，宗旨是“农家菜”。服务员谢阿姨待人格外亲切，有什么事对她讲，她总会很热心地帮你去张罗。市作协力图要将文学营打造成“作家之家”，我想，至少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让每一位到达此地的作家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文学营是今年9月20日正式启用的，其实，去年年末，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的学员已经在这里住下了。那天，我上网搜索资料，很偶然地发现电脑里留有先前的搜索信息，无一不与文学有关：鲁迅，萧军，左联，山药蛋派，中国新诗，索尔仁尼琴，白银时代，詹姆斯·乔伊斯……在秋意浓郁的夜晚，在静谧得仿佛消融了一切杂音的文学营，我觉得自己离文学那么那么近，离尘嚣那么那么远。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每个作家，不，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如此走近文学的，在文学中浸润，救赎，洗礼，升华。

我曾呆过许多地方，但只有文学营是最独特的，我会——相信将来还会有很多人都会——记住西岑镇山深支路100号这样一个宁谧而洁净的地方。

子女共有十七人之多，张达民的几位兄长，像张慧冲、张晴浦、张惠民都曾投入过电影业，其中张慧冲更因身手矫健、擅演侠客豪杰被称为“东方范朋克”。阮玲玉幼年丧父，母亲何氏独挑家庭重担，早年一度在张家帮佣。因门第悬殊，张家不可能接受一个佣人的女儿做儿媳，故阮玲玉与张达民只是保持着同居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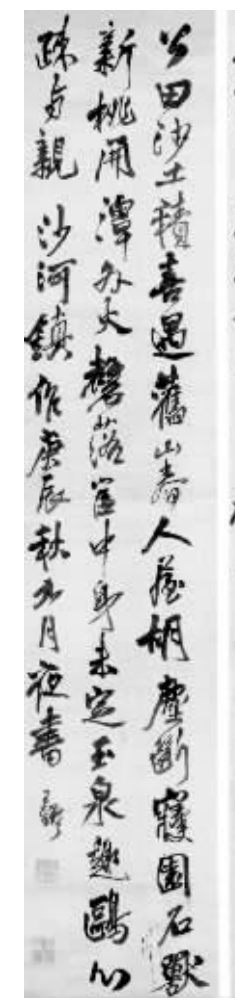
张达民外表斯文，骨子里却是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张父死后张氏兄弟分了家，各拿了一大笔钱自谋出路，可张达民沉溺于赌博跳舞，不久就把家费挥霍一空。好在阮玲玉当时已经投身影坛，虽然只是小有名气，薪水也不是很高，但毕竟有了份相对稳固的

夜光杯

产阶级—新贵族举旗造反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前任不同的是，克伦威尔积极支持各个教派的信仰自由，但同时绝不允许他们在行为上违反法律。他说：“观点不会伤害别人，只会伤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我们的态度是，只要在社会上能够保持安静与和平，他们就可以享有思想和宗教的自由。”在克伦威尔看来，只有三种人不能得到法律

保护：一是利用传教煽动暴乱的人；二是随意谩骂其他教派的人；三是信口雌黄、坑蒙拐骗的人。

当时的牧师队伍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克伦威尔颁布了“对公众的传教士进行审查”的法令，并成立了由世俗和宗教界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审查所有牧师候选人的资格，凡是符合“对上虔诚、具有圣洁的、无可挑剔的对话技能、广博的知识和演讲才能、能够胜任传播福音的人”，则给他们签发上岗证书，让他们享受政府的新俸等补贴。没有获得证书的则不能享受国家津贴补助。为了



阮玲玉的“卡尔生”小照

杨淑子
在张达民的兄弟手中经营了4年多，之后便易了主。这张由他家拍摄的照片上，阮玲玉烫着齐耳的短发，做春秋季节打扮，身穿暗花旗袍，旗袍式样贴身，那正是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时的时髦装扮。当时一些影楼通常会在橱窗中挂出大幅仕女照作为样品广告，讲究一点的，便以一批名媛明星的“熟面孔”为招徕，

信仰自由,行为守法

郝铁川
教徒在伦敦集会、使用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也是视而不见。但每当发现他们在策划什么暴乱时，就会派士兵予以镇压。

对与罗马教廷具有渊源关系的天主教，克伦威尔也尽力想保护它的正常宗教活动。他向别人许诺过让天主教享有其他宗教享有的种种权利，但由于英国公众和议会会对天主教极端仇视，克伦威尔的承诺最终没有兑现。

由于《圣经》里说了出卖耶稣的叛徒是犹大，犹太人又是犹太的后代，所以信奉基督教的人对

即使1655年保王分子进行了叛乱活动，但政府对圣公会教徒在伦敦集会、使用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也是视而不见。但每当发现他们在策划什么暴乱时，就会派士兵予以镇压。

对与罗马教廷具有渊源关系的天主教，克伦威尔也尽力想保护它的正常宗教活动。他向别人许诺过让天主教享有其他宗教享有的种种权利，但由于英国公众和议会会对天主教极端仇视，克伦威尔的承诺最终没有兑现。

由于《圣经》里说了出卖耶稣的叛徒是犹大，犹太人又是犹太的后代，所以信奉基督教的人对

明末清初之际，变幻跌宕的百年间，一批书坛的杰出之士，融古为今，大胆变法，或恣肆、或道练、或生辣、或古拙，均风格各异，极具感染力。其中，王铎为最具影响者。其书纵笔驰骋、宕逸多姿，历来为藏家所宝。笔者近见张大千旧藏的王铎巨幅行书轴，允为至精绝品。

纵笔驰骋 宕逸多姿——王铎的书法艺术

王铎行书 沙河镇作五言律诗轴（见图），绫本，纵250厘米、横48.8厘米，文作三行曰：“公田沙土积，喜遇旧山春。人屋胡尘断，寝园石兽新。桃开潭外火，馨落宦中身。未定玉泉趣，鸡心疎与亲。沙河镇作，庚辰秋九日夜书。王铎。”钤白文印“王铎之印”、“痴仙道人”。时年为1640年，王铎49岁。

王铎行书轴板绫如新，品相佳绝，书则骨格奇伟，纵横挥洒，结体参差起伏，长短错杂，字之大小、阔窄、斜正、疏密，极富变化，如“尘断”、“馨落”、“庚辰”，均具以侧映斜，以斜附曲之妙。此书笔力遒健，气势磅礴，并巧妙地利用涨墨在板绫上的湿润变化，使之虚实透澈、滋润生动，如“喜、遇、旧、寝、馨、泉、镇”等字均墨光生彩，颇具画意。王铎的书法，50岁前后是重要的成熟期，传世佳作颇多，黄道周曾曰：“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

像唐瑛、陆小曼、胡蝶、徐来等人的“出镜率”就很高。30年代初，正值阮玲玉转入联华影片公司、演技日益成熟、声名日益显赫之际，这个时候阮玲玉在“卡尔生”的摄影，有可能就被影楼放大了悬挂于橱窗，更有可能，“卡尔生”的老板正是通过自己的哥哥张达民请到了阮玲玉做模特。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

30年代初既是阮玲玉事业腾飞的阶段，也是她和张达民感情破裂的时期，张达民好吃懒做变本加厉，更视已在影圈闯出一番天地的阮玲玉为摇钱树。阮玲玉不是没有设法挽救两人的关系，她先后三次托人，为张达民谋得职位，可他却劣性难改，屡因私自挪用公款而被辞，她为两度自杀未果，终落得心灰意冷，两人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至于张达民为图钱财造谣滋事将阮玲玉

法眼看社会

犹太人有根深蒂固的歧视心理。而克伦威尔秉持宗教多元、宽容理念，多次想接纳犹太人到英国定居。一位居住在荷兰的犹太学者写信给英国政府，请求准许犹太人到英国居住和经商，并同意他们自由地信奉他们的犹太教。克伦威尔本人同意这些请求，他召集了一个由牧师、商人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而与会的牧师们仇视犹太人的宗教，商人们忧虑犹太人会抢了他们的生意，所以，最后只同意犹太人来英国定居和经商，不允许他们举行犹太教的礼仪活动。但在克伦威尔坚持下，同意了他们可以在私人屋内进行宗教活动。

信仰自由，行为守法，这是处理宗教问题的可取态度。宗教是非理性的呻吟，多元的信仰自由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但任何自由都不是无边无际的，宗教的任务是帮助人们疏導非理性，实现心理的宁静，维护社会的和谐。宗教不能唆使人类自残，不能制造社会动荡，不能践踏法律，让“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吧！

看其五十自化。”王铎此立轴成于49岁，为其盛年精品则无疑矣！

此王铎行书轴为书画艺术大师张大千旧藏，题签曰“孟津王觉斯诗翰无上神品，晋嘉道兄晒置，大千持赠。”有关此轴的流传及持赠，大千先生另有一跋曰“王孟津小真书师钟太傅，今隶效颜鲁公，行草法米南宫，故其自运高古浑成，超轶文祝。往在曼谷与介眉、之锦、晋嘉诸公纵谈明末书法、晋嘉道兄每以远客异国不得孟津真迹为恨，此归香港适有此客携此求售，亟为购之，寄赠晋嘉，晋嘉当为欣然。辛卯（1951年）上巳，爰。”

大千先生豪放、重情谊，常将古代精品书画赠送友人，如他曾将倪元璐奇纵超逸的书法卷赠台静农等。此轴之赠亦为圆晋嘉之王铎梦而遥寄泰国的道义之交，干载欣欣也。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别署痴庵、痴仙道人等。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进士，累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清，官至礼部尚书。工书、诗、古文，兼能山水兰竹，尤以书擅时名。工真、行、草书，书学二王、颜真卿、米芾，而自成一派，其行草书纵横捭阖，大气磅礴，如天马行空，凌厉无前。至今仍影响深远。后人辑其书而刻者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清史稿》有传。



告上法庭，直接导致了她的自杀，那已经是后话了。

老式相片的格式与现代通行的有很大差别。